

岩峰学术文集

郑晓云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岩峰学术文集

郑晓云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岩峰学术文集/郑晓云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367 - 3706 - 8

I. 岩... II. 郑...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8296 号

责任编辑	岳灵玉
责任校对	刀碧芬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304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3706 - 8/I · 766

序

纳 麒

岩峰先生是当代杰出的傣族学者，为了纪念他，有关方面组织编辑了这部《岩峰学术文集》。在文稿即将付梓之前，负责编辑的同志希望我为这部文集作一个序，坦率地讲我不是搞傣族研究的，但是在拜读了这本文集之后仍然有一些感受，愿意谈一谈。

首先，透过这一文集的 20 多篇稿子可以看出岩峰先生对傣族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有着关于傣族文化的丰厚知识，在傣族研究领域涉猎面广。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傣族的民间文学，同时也涉及傣族文化的诸多方面，如傣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文字和书法、民间习俗、象文化、文化人口发展、傣族的当代文学等。尽管研究的涉及面广，但岩峰先生对问题的研究都较为深入，掌握的资料翔实，既有来自文献的资料，也有来自于田野研究的资料，这其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岩峰先生掌握并运用了大量来自民间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一基础上对傣族文化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正是由于岩峰先生对傣族文化有深入的认识并掌握了大量翔实的资料，使得这部论文集至今仍然透露出来自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芬芳的气息，给人以鲜活的感受。

在这部论文集中最具有厚重感的是岩峰先生对傣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收录在文集中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出，岩峰先生对傣

族民间文学的诸多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包括民间文学的文学特征、民间文学作品的流源、民间文学涉及的内容、民间文学与佛教的关系等，同时对于傣族民间文学在当代的发展也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不仅使读者对傣族传统民间文学的诸多特征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岩峰先生的努力也有助于推动傣族民间文学在当代的发展，我相信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岩峰先生对于傣族文化研究中难能可贵之处还表现在通过民间文学对于傣族文化现象的探索：探索民间文学背后的文化含义，同时也通过民间文学来佐证傣族的其他文化现象。他深入探讨了傣族民间文艺学反映出来的傣族古代科技、民间信仰、道德观念、节日文化、农业耕作文化等内容，使读者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傣族文化。

从这一部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治学的刻苦精神，聆听到一位傣族学者在治学路上沉甸甸的步伐。岩峰先生作为一位傣族学者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成长氛围与语言优势是他的先天优势，但对傣族文献的深入研究，长期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工作，对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求索，则是成就了岩峰先生学术的后天因素，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若非数载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我常常想，如果年轻一辈的学生没有岩峰先生这样的治学精神以及治学的艰难经历，那么我们甚至很难达到老一辈学者已经具有的高度。因此，我主张青年研究人员要到实践中去锻炼，以积累成长的资本。目前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所建立的以锻炼青年研究人员为目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基地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总之，我认为这一部凝聚着岩峰先生心血的论文集，对于傣族民间文学及傣族文化的研究仍然有重要的价值，岩峰先生刻苦深入的治学方法仍然值得青年一代学者学习。这部文集的出版既是对岩峰先生学术研究的肯定，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目 录

序	纳 麒 (1)
---------	-----------

傣族文学理论与傣族文学作品	(1)
---------------------	-------

论《兰戛西贺》与《罗摩衍那》	(16)
----------------------	--------

傣族原始先民与原始文化	(27)
-------------------	--------

漫谈傣族诗歌的韵律	(41)
-----------------	--------

傣族英雄史诗《厘傩》散论	(51)
--------------------	--------

傣族先民的理想人物	
-----------	--

——论松帕敏的形象	(62)
-----------------	--------

章哈与傣族原生性文化	(71)
------------------	--------

傣族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势	(80)
-------------------	--------

对傣族当代文学的思考	(95)
------------------	--------

当代傣族文学的反思	(99)
-----------------	--------

漫谈民族诗歌的翻译	(112)
-----------------	---------

试谈傣族文学与佛教的关系	
--------------	--

——贝叶寄语之一	(117)
----------------	---------

佛教与傣族民间文学	
-----------	--

——贝叶寄语之二	(127)
----------------	---------

贝叶文化与傣族古代科技	(133)
-------------------	---------

贝叶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现状	(142)
----------------------	---------

傣族贝叶经与东南亚	(149)
-----------------	---------

热带丛林的古代文明	
——论象文化	(153)
傣族新年与农耕神话	(176)
傣族原始信仰考察	(188)
试论傣族谷物神话与谷物祭祀	(205)
傣族人口素质和傣族人口预测	(224)
傣族的道德	(260)
傣族赞哈	(268)
傣族文字与书法	(271)
颂改革之风 铸民族之魂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 50 周年而作	(342)
求实·探索·创新	
——傣族当代文学讨论会总结报告	(351)
《西双版纳傣族歌谣集成》序	(363)
附 录：	
岩峰传略	(369)
岩峰著作及文章目录	(375)
编后记	(380)

傣族文学理论与傣族文学作品

我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不可能不在这些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文学理论。拿傣族来说，她不仅创造了数量众多的古代神话，还创作了近 500 部叙事长诗。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很难想象这样的奇迹是在盲目中创造出来的。当然，相对而言，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还处于零星的、不成熟的状态，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有的甚至还没有见诸于文字，而是停留在口头流传的水平上。但不管成熟与否，完整与否，见诸于文字或未见诸于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跟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如果忽视了这一部分，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事。

为此，本文想通过对傣族文学理论的介绍，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

傣族文学理论有三种形态：一是独立成篇的专著；二是同其他意识形态著作，如历史、哲学、美学、宗教等相互交叉、渗透、彼此夹杂在一起的论著；三是还未形成文字的“口头文学理论”。

（一）关于独立成篇的专著

在傣族社会还未产生印刷技术前，所有著作都只能靠手抄本

流传；又由于傣族历史上战争动乱频繁和其他各种灾害，不少著作已被烧毁或失传。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或为世人所知的傣族文学理论著作有《论傣族诗歌》、《寨神勐神的由来》、《信仰的三个阶段》、《论傣族诗歌的内容及其价值》、《佛祖的话与凡人的话》5部。前2部经岩温房同志翻译成汉文，已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后3部虽已发现，但至今尚未翻译成汉文与广大读者见面。

《论傣族诗歌》写于370多年前的1615年，作者枯巴勐是出身于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高僧，对傣族历史、傣族社会、傣族文学均有较深的研究。他不仅是一位傣族理论家，同时也是个傣族诗人。据说，著名的傣族叙事长诗《粘响》和《宛纳帕丽》也是他的作品。他在《论傣族诗歌》一书中，从人类的语言谈到人类思维的产生，从文学的起源谈到傣族文学的发展，从原始宗教与傣族神话的关系谈到佛教对傣族文学的影响。内容古朴，叙述生动。对傣族诗歌的分类，傣族诗歌的演变过程，傣族诗歌的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见解。此外，还对傣族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篇目、作品数量及其写作年代提供了很多统计，是研究傣族文学最难得的珍贵文献。

尚未翻译出版的《信仰的三个阶段》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沙萨纳披”，即信仰神鬼的阶段。文章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类都信仰神鬼、相信神鬼，认为所有的生产知识和生活都由神鬼掌握着。因此，人类的一切都要听从神鬼的安排，人类的所有诗歌、音乐、舞蹈都是歌颂神鬼的，可称之为神的文学艺术。第二部分叙述“沙萨纳盘”即信仰“法术”或“巫术”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对神鬼已经产生了怀疑，特别是氏族首领和有智慧的人，对于氏族成员只听神鬼的话不听首领的话越来越担心，要求人们不能再这样相信神鬼，人的话也要相信，由于这个原因，掌握“法术”和“巫术”的人便发起了驱鬼活动。从此，

人类的诗歌、音乐、舞蹈也出现了驱鬼的内容。渐渐地人们由信仰神鬼转为信仰“法师”和“巫师”，即信仰“盘”。第三部分叙述“沙萨纳帕召”，即信仰佛教阶段。这个阶段是傣族历史上最昌盛时期。由于所有人都只信仰佛教，只听佛祖的话，佛教的教义和佛祖的言行成了判断善恶、美丑、是非的标准，因而人类的诗歌、音乐、舞蹈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都从歌颂神转为歌颂佛。第四部分叙述三个信仰阶段的演变原因和演变过程。从学术上来说，这是一部论述傣族古代思想发展情况的书，但傣族思想发展史与傣族文化发展史就像水乳一样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开。因此，这部书既有傣族思想史的价值，又有傣族文学史的价值。

《寨神勐神的由来》已翻译成汉文公开出版，广大读者已经知道：这是一部论述傣族原始信仰的专著，作者不详，产生的年代也无法考证。但内容朴实可靠，对研究傣族原始思维、原始信仰和古代神话均有极高价值。《论傣族诗歌的内容及其价值》产生于《论傣族诗歌》前180年，这是《论傣族诗歌》作者祜巴勐提供的年代。据祜巴勐说：这是“一部长达四百八十三页缅甸纸的、了不起的书”，作者写成后就升天成佛去了，看来是耗尽了作者一生的精力。《佛祖的话与凡人的话》主要是阐述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来历。

（二）与其他意识形态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傣族文学理论著作

众所周知，傣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2000多年前就定居于河谷平原，开始种植水稻，是最早进入农耕的民族之一（参见褚宝楚《云南水稻栽培起源》），但社会发展较缓慢。“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相递并存，延续了很长时期”。直至解放前夕，“傣族社会仍处于由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的递变阶段，个别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外壳和反映古代奴隶制的某些残余”（《傣族史志略》第49

页)。停滞不前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不对傣族的社会精神生活产生强烈的作用。远在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时期，傣族社会就出现“赞哈”（歌手）、“赞凡”（舞师）、“赞店”（画匠）、“赞烈”（铁匠）、“赞埋”（木匠）、“赞恩”（银匠）、“赞旦”（织布能手）和“摩雅”（医生）等八大工匠，这是傣族社会的初步分工。可是傣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已产生的“八大工匠虽然积累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仍然被落后的生产关系制约着。傣族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便始终保持着原始的联系，没有分离；物质生产的知识和精神生产的知识也始终结合在一起，没有分离。因而，傣族人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知识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不论农林渔牧、织锦制陶、建筑、雕塑、历史、哲学，以及傣医傣药、文学艺术等等，傣族都统称为“南梧帕萨傣”，意即“傣族的总体知识”，也就是“傣族的总体文化”，其内涵泛指傣族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由于傣族把人类的知识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傣族知识界的知识结构也多是混合型的，如老歌手康朗甩不仅能写会唱，对傣医也有一定研究。景洪地区的波涛西利设计并主持建造过90多幢竹楼，是有名的“夏拉很”（竹楼建筑师），但他同时又善于剪纸、雕刻，还会唱歌写诗。

概念上把人类的知识看作是统一的整体以及知识结构的混合状况，这就是傣族各类古典著作长久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历史原因。

据目前的了解，混杂有傣族文学内容的要首推《南四本勐》。《南四本勐》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系列史书的总称。它记载着各勐的历史，因而便有很多部。这样就从各种侧面记载了某些名歌手的生平事迹、历史英雄人物故事以及对歌手和英雄人物的评价。其中某些片断也很有文采，本身就可以作为好的散文

来读。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为了节约篇幅，恕不再举。为什么要在这里回顾傣族的历史，追溯傣族各类知识仍然结合在一起的根源呢？其目的是想说明：傣族文学既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又是傣族总体文化的一个部分，傣族其他古典著作中藏有傣族文学理论，而傣族文学理论专著也带有其他科学的成分。我们必须把研究傣族文学理论与研究傣族其他有关的著作结合起来。

（三）关于未形成文字的傣族口头文学理论

少数民族的文学相当部分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这是客观事实。流传于口头的作品；可以称之为口头文学作品，流传于口头的理论，为何不可以称之为口头文学理论呢？依我的意见，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只要是来源于实践而又能指导实践的都可以列入理论的范畴，至少也是理论的雏形。

傣族的口头文学理论主要是指傣族老赞哈歌手给青年赞哈歌手讲学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一部讲授傣族文学课的口头讲义。

傣族的赞哈歌手早就建立起严密的师徒制度。有志于文学创作或愿做赞哈歌手的青年，不分男女，先要带上实物学费，到德高望重的老赞哈歌手家登门叩头，拜老歌手为师。老歌手经过当场口头考核（近似于口试），如果认为该青年有培养前途，便收下实物学费，承认该青年为自己的徒弟。师徒关系确定后，老歌手便要安排一定的日程，先给徒弟讲授《创世史诗》（即《捧尚罗》）、《贺新房》、《升和尚》、《粘响》等傣族传统叙事诗，内容包括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艺术结构、语言风格和演唱技巧等等。过了一定时间，到了徒弟懂得这些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并能背诵和演唱之后，才转入讲授如何创作傣族诗歌的课题。创作课题大多偏重于语言的应用和傣歌的格律两个方面，因为傣族的赞哈调很讲究格律，初学写作的青年不易掌握。在传授技艺过程中，老师还可以带领徒弟到演唱场地实习。

这一过程，一般要半年至一年，相当于现代的艺术短训班。傣族的赞哈师徒制度在培养人才上曾发挥过良好的作用，著名歌手波玉温、康朗甩、康朗英、康朗叶等人，都是通过师徒传授技艺而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应忽视这些讲授方法和讲授内容，它们虽然没有整理成集子出版，但从古至今都以口头理论的形式存在于傣族社会，不论世人承认与否。

二

傣族的文学理论不是一些空洞的言词，它产生于傣族文学的创作实践，反过来又能指导和推动傣族文学的创作实践。

傣族的先民只能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去创造“文学”，去理解“文学”，并根据自己的认识解释“文学”。

远古时代，傣族先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数量众多的古歌谣、古神话、祭祀词、生产调、创世史诗和民族迁徙史诗。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学”或“文化”这些专用语，人们把所有这些作品都称为本民族的“历史”（傣语曰“敢木贯”，意为过去的事）。“文学”是“历史”，这就是傣族先民对“文学”的第一个原始概念。何谓“历史”呢？傣族先民解释说：“历史是祖先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也就是本民族的“族根”。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忘记本民族的“族根”，傣族先民们把他们创作的、被称之为“历史”的文学作品视为最神圣的宝物，并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保护它和传播它的义务，应该通过口耳相传，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某一作品失传了，便认为本民族的“族根”中断了，本民族的“历史”中断了。这种观念不仅傣族有，哈尼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他们也把本民族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视为本民族的“历史”，或本民族的“族根”。可见，这不是傣族仅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傣族的“古代作品是傣族的古代历史”这一论断不管科学与否，正确与否，它都可以称之为傣族最早的原始文学理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傣族又创造了自己的第二代文学理论：他们不把文学作品称为“历史”了，而把它称为“敢令门”。“敢”是语言，“令门”是娱乐，意即“娱乐的语言”。这一概念的产生，可能与此时的傣族先民对文学起源的认识有关。《论傣族诗歌》的作者说，对于文学的起源，傣族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神（佛）暗中创造出来之后赐给人类的”；另一种则认为“诗歌（泛指一切文学艺术）不是神（佛）赐给的，也不是天神和菩萨创造出来的。诗歌来自人类的语言，语言是一切歌调的基础，人类的活动是诗歌的父母。”（《论傣族诗歌》第21页）对于文学的起源，不论国内、国外，也不论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说起源于游戏的，有说起源于宗教魔法的，有说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的。各种说法都有它产生的根源。古代的傣族知识界能提出上述两种文学起源的看法，不论是否科学，都说明了傣族的思维发展、思考能力和理论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到了公元12世纪，傣族社会较为安定，政治、经济、商业、文化都得到较快的发展，傣族文学也随着出现了创作热潮，歌颂征服“森林里一百零一个部落”统一全民族的史诗，歌颂新兴领主阶级召片领创建政权功绩的颂歌，反映百姓安居乐业的祝福调、生产调、凤凰情诗等等，成批地、大量地涌现。在这一系列创作实践中，又产生了一种理论：“文学”是“敢尚算”，即“教育的语言”，“诗歌是医治灵魂的药方”等等。产生这一理论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是新兴的领主阶级意识到了文化艺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想利用文学艺术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将有威望的具有真才实学的赞哈歌手召集到召片领的宫廷里，有意识地让他们创作歌颂领主功绩的作品，总结傣族文学的创作经

验。从此，傣族地区便产生了管理赞哈歌手的官员和“赞哈勐”的制度。刚传入傣族地区不久的佛教，也想利用文学艺术帮助自己站稳脚跟，扩大势力，动员僧侣和信徒创作了许多歌颂佛的作品，流传至今的《卧路教》（即《升和尚》）、《唯先达腊》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民间，《教育诗》、《劝世歌》、《劝告歌》的蓬勃兴起，也是“文学是教育的语言”、“诗歌是医治灵魂的药方”这一理论结出的果实。《教育诗》的种类繁多，有教育儿女要勤劳诚实，不能懒惰、盗窃、欺骗的；有教育成年人要孝敬父母、爱护弟妹的；有教育村寨之间不能械斗厮杀，要互助忍让和睦相处的；也有教育品德恶劣的人要回心转意、洗心革面的。《劝世歌》的种类也纷繁复杂，名目繁多，最有趣的是对夫妻的劝告。若有夫妻发生争吵，一方要出走（先告离）而另一方要想挽回时，可请歌手来唱《劝告歌》，若唱得想出走（即想离婚）的人回心转意，就算是已经把他（她）的心灵医治好。唱《劝告歌》由于活动频繁，村村寨寨都时兴，已形成了一种习俗，一直沿袭到近代。

“文学是教育的语言”，“诗歌是医治灵魂的药方”这一理论，既是傣族认识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象征，也是傣族从无意识创作转入到有意识创作的开端，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对傣族文学产生过极大影响，不可低估它在傣族文学史上所发生过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所谓“灵魂”，其内涵只是人的某些道德标准和处世原则，还没有提到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高度。社会的“灵魂”是什么？民族的“灵魂”是什么？傣族文学能不能医治傣族社会的“灵魂”？能不能医治傣族民族的“灵魂”？看来这些问题，当时的傣族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傣族地区开始连续遭到外族的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族生存遭到严重威胁。当时的傣族人民没有别的幻想，只有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民

族。傣族文学为了适应傣族社会这一民族愿望，出现了“傣族诗歌就是傣族民族精神”之说，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主要是反对残暴的侵略战争，歌颂正义的反侵略战争，鼓励丈夫、儿女参加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生存的战斗。傣族的文学作品大都不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写成，而是产生了雏形之后，经过长期的演变、多次的加工而形成的。著名的叙事长诗《召树屯》的源流，学者们曾长期争论不休，至今仍无法肯定诞生于哪一个具体的年代。但它流传到17世纪前后，傣族人民在它原有的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又给它加上了勇于保卫家乡和歌颂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精神。这一点，长诗有着明显的痕迹。让我们共同翻开长诗看一看吧：长诗用抒情的语言、满怀的激情，描绘完召树屯和喃木诺娜的婚礼之后，没有让他们“收割蜜一样的爱情”，便“突然来了雷鸣”，把灾难的入侵战争即刻推到劲板加的天空，是躺在新婚的妻子身旁度蜜月，还是拿起利剑骑上战象去保卫家乡、保卫国土呢？这是对主人公召树屯的考验。他选择了后者，“穿上全副盔甲，默默地走到妻子面前”。他的妻子呢，当然也很坚强，流着泪对他说：“请不要为我怕去打仗，你要很好地带领那些勇士，他们会帮助你杀退仇敌。”这种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爱情和个人的一切利益的精神，是这一时期傣族文学的主要歌颂对象，特别在民间传说中更为突出。如《召勐海骑白象赶走果乱》、《帕雅景悍的宝物》等，都是讲述傣族抵抗外族入侵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历史人物大都被神化了，因而有人误认为它们属于傣族神话，其实它们不是神话，是傣族历史人物传说。

通过上述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傣族文学理论产生于傣族创作实践。当傣族文学创作还处于雏形的时候，傣族文学理论也只是雏形；当傣族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水平时，傣族文学理论也随之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傣族文学理论与傣族文学创

作，就像人的两只脚，互相依存、相互配合着往前迈步。

三

傣族历史上曾经进行过多次外部文化交流，每次交流都引起傣族社会的大论战。有反对的，有赞成的，各种思潮激烈交锋。傣族歌手、诗人、文学理论家跟傣族其他知识界一起，参加了历次的思想大论战。这些思想大论战，既推动了文化交流，又促进了傣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傣族文学理论的发展。前面第一节里介绍的傣族5部文学理论专著，就是经历了思想大论战和文化大交流之后产生的。

在佛教尚未传入傣族地区之前，傣族社会基本上处于自我孤立的封闭状态，其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等一切思想文化领域，自然也是原生性质的，基本没有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产生过交流。

傣族的原生性文化，又被称作傣族古代传统文化，它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氏族或部族为主体，以原始信仰为核心，人们的一切言行（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都不能超越原始信仰的道德伦理规范，因而带有狭隘的区域性和顽强的保守性；二是文学艺术创作上还停留在无意识状态，创作题材大都是反映人与大自然斗争，如自然神开天劈地的壮举和氏族祖先创业的艰辛等等。当然也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如歌颂神与神之间的战争和氏族与氏族之间的战争的诗篇。

佛教漂洋过海，经东南亚诸国传入中国傣族地区之后，封闭式的傣族社会和原生性的傣族文化受到极大冲击。掌管原始宗教祭祀权的阶层，以及主张保持氏族割据的首领，竭力反对佛教的传入。因为原始宗教没有统一的神，是社会上没有统一的君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主张氏族割据的首领，只有死死抱住没有统